



永临讲义

YONG LIN LECTURES



中国艺术与哲学 (三)

Chinese Traditional Arts and Philosophy

陈中浙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国艺术与哲学

(三)

陈中浙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与哲学. 三/陈中浙主编. —北京:商务印
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221-0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艺术哲学—研究—
中国 IV. ①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225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艺术与哲学(三)

陈中浙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21-0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52.00 元

总 序

前段时间，著名汉学家、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主编了一套《哈佛中国史》，在自序里，他写到自己曾因为不是一名中国人，无法做到像熟悉母文化一样去理解中国文化而感到迷茫与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把自己的迷茫与困惑告诉了清史专家朱维铮教授。朱教授用一个比喻回答了他：“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这个富含深意的比喻也令我想起了自己 20 多年前的一个决定。我从小学习书法、绘画、篆刻，大学也是书画专业。但是，1996 年 9 月，我毅然决定要暂时放下这些曾被视作生命的艺术，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熟悉我的人都对我的这个选择表现出极大的不解。他们的理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学习书法篆刻艺术的，为何不在这方面专心做下去，而要跨行去学哲学呢？再者，感性的艺术和理性的哲学似乎相距“十万八千里”，这种转变到底行不行呢？

如今，重新审视当初的决定，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也许当初的选择是懵懵懂懂的，我只是隐隐感觉到学习哲学能为我的艺术创作带来一番不一样的感受。但是，自从北大毕业后，我把研习的重心同时放在了书法艺术与哲学上，我就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两者交融所带来的灵感与启发：当我进行

哲学思考时，身上就会拥有一种富于艺术情思与意趣的独特视角，而当我进行艺术活动时，心里就会出现一种源于哲学智慧的强大自信和动力。这种自由徜徉在艺术与哲学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美妙感觉，却是单纯从事艺术工作或哲学研究的人所难以体验到的。

结合卜教授与朱教授的观点以及我自己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十分希望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既能坐在房间里默下苦功，也能有机会走到房间外开阔视野。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想法，我从四年前开始举办“书法与国学”高研班。在这四年中，我的想法与做法得到了很多老师、同道以及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支持。在课程设置与题目拟定上，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目前，高研班已建立起非常丰富的课程体系，既有对儒释道三家重要经典的导读，也有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以及“互联网+”等时事性专题讲座，更有针对戏曲、绘画、篆刻、电影、诗词等相关艺术领域的讨论。我把这些课程称为“大国学”。只有在“大国学”的浸染下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书法的意蕴，写出来的字才会显得有内容，有分量，才有资格与古人相较一番。而所有被邀授课的老师，也都表现出了极强的专业精神与极高的品格修养，每一节课都让学生们终身受益。

四年，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的时间，这对于办学者和求学者来说都意义非凡。所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征得每位老师的同意，把四年来所有“大国学”的课程实录都整理成文稿，并集结成这一套丛书。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每篇讲义根据丛书编排的需要，适当做了调整，但书稿对讲课人的上课风貌与语言特征都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以便还原当时讲课的场景与氛围。希望借助这套丛书，让每一位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朋友都能走进哲学的领域，走进“大国学”的课堂，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思考与提升自己作品的格局和意境。同时，我也希望这些散落在书斋里、课堂上的金玉良言，能变成

全社会共同分享的资源，使更多的人能看到一些平常不曾留意却又非常值得用心去学的东西。

在本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张利国、常馨悦、马啸东、王树平、林丹慧、陈小鹏、雷茜之以及书院的陈涵女士等都做了大量的整理与校对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中浙

2018年5月17日于永临书院



唯变所适，惟义所在	
——中国的智慧 / 楼宇烈	1
大智慧，大格局	
——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 / 刘延申	27
实现中国梦的好工具	
——物联网与大数据 / 陈宗年	61
京师名伶话国粹	
——京剧赏析 / 侯宇	85
从追寻《列子》的奥秘说起	
——欧洲视野中的中国文化 / 杨一心	107
老庄之“道”的玄机	
——中国文化基本概念的问答 / 李虎群	127
不可一日无此君	
——墨竹的画法 / 陈相锋	137
修齐治平	
——问道《大学》 / 陈中浙	153
再造人生	
——书法价值的生活体验 / 周文彰	193

唯变所适，惟义所在——中国的智慧

楼宇烈

陈中浙：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人生是具有智慧的，智慧的所得既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又在于人生的机遇。人生中或许会遇到一些大师给我们一些人生的指导，这些智慧会伴随我们一生。今天北京大学国学院楼宇烈教授会给我们做中国的智慧的讲座，他今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了，早晨为我们分院的成立揭幕，中午只是短暂地休息了一下，下午能继续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讲座，是我们的荣幸。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楼教授！

谢谢各位领导光临，也谢谢各位朋友来这个课堂。今天我没有准备，也没有任何的片子，想到哪儿我就讲到哪儿，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书院给我的题目是很笼统的，叫“中国的智慧”，但我觉得这个题目表明和点明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中国的文化就是一种智慧的文化，不是一般性的知识。我们经常把知识放在第一位，我年轻的时候也非常重视知识，因为当时有个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位欧洲的哲学家提出来的。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本杂志，名字叫《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当年就是掌握知识，觉得有了知识以后就有了力量。但是经过人生的历练，我从当初二十多岁，或者不到二十岁，直到五十岁以后，才明白这个“知识就是力量”不太恰当，是有问题的。我慢慢地体悟到，一个人真正有没有力量，是看你有没有智慧，而不是知识。

汶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快有十年了，地震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报社来采访我，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说今天要明确地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智慧才是力量”。那采访的人问，这个智慧和知识有什么区别呢？智慧是力量，那么知识就不是力量了吗？我就说，智慧和知识的区别就在于一动一静。知识是静态的，智慧是动态的。知识是对某一个事物的认识，当然重要，但是它是一个静态的，是一种描述性的，我们可以对它做出一个精确的定量、定性的分析，什么事物是怎么样的。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知识本身没有可能，那凭什么？凭我们掌握和运用这个知识的能力，这个就是动态的了。知识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它呈现的是一个静态的状态，所以就要我们不断地去发现知识的变化，发现在不同的场合下，知识的运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智慧是一种发现知识、掌握知识，最根本的是运用知识的能力，这才叫作智慧。否则学了一大堆知识，不懂得去运用，那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能产生什么力量呢？什么力量也产生不了。只有拥有了发现知识、掌握知识，特别是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后，这个知识才能发挥它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种发现、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就是智慧。

我不知道跟大家说清楚了没有，刚才讲的是我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不要再一天到晚被“知识就是力量”这种说法所困住。如果你没有运用知识的能力，积累了一大堆知识，而知识都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所以常常会在这个情况下这样讲，在那个情况下那样讲，结果弄得自己反而越来越困惑。其实从历史上处处都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就一种知识来讲，如果是针对某一种物质现象来讲，那么这种知识可能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如果我们要针对某一种人事问题来讲，那么这种知识可能具有相当大的变动性。因为人事的问题是变动不已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所以很多问题都要有针

对性。我想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如果没有针对性，那讲它干吗呢？但是有了针对性，它就会变动、变化。比如说我们在佛教里经常会讲一个问题，就是说佛法都是对机说法，这个“机”在过去的中国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时机，一个是根机。不同的时候讲就是不同的时机了，不同的场合讲也是不同的时机了；对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根机。有的人聪明一点，有的人可能比较死板一些；有的人是这样的问题，有的人是那样的问题，那就不能千篇一律地来讲了，否则讲了也是白讲，你一定要针对他的问题，针对他的悟性，针对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来讲。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脑子中看到的问题他都放不下，那么这时从佛教上来讲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放下，不然他惦记这个惦记那个，老是有分别地看问题，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得到了就高兴，失去了就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得让他看清楚，任何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不是永恒的，你那么执着干什么呢？你生不带来死能带走吗？要看开一点，懂得放下，那他不就精神愉快一点了吗？可是另一个人呢，看问题很消极，什么也不管，活一天算一天，看什么都是假的，所以就不去努力了，这个时候你就得讲你活在一个现实生活中，要珍惜每时每刻。机缘难得，人生相逢多不容易，要珍惜友情。一家人在一起，这是千年才修得的缘分，要珍惜亲情。对不同的人，你跟他讲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果这个人听了我前面给他讲的那一套，又听了我后面给他讲的那一套，如果没有这种智慧，那就会有问题了，会问你怎么一会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一会儿让放下，一会儿又让认真对待，结果越学越困惑。所以我们掌握知识，不是去掌握它的静止的、不变的一面，而恰恰是要能去分辨，能够懂得这是针对什么问题来讲的。拥有这样一种分辨的能力，就是智慧。我们今天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智慧，因为今天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习惯性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此就是此，彼就是彼，

我们给此定下性了，给彼定下性了，于是此就是此，彼就是彼，好像彼此可以毫无关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是我，那个是彼，而在那样的情况下，彼就变成此了，此也变成彼了，就是因为它是不固定的。现在我坐在这里，我说我的前面是大家，后面是个屏幕，可是对大家来讲，大家的前面是我，后面是那面了。所以一切相反的东西实际上是相对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相对的，你不能够用一个机械的、静止的视角来看问题，此就是此，彼就是彼。可是我们现在很习惯给彼此都做了确定的定性，那就更改变不了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现实呢？没有此哪儿来的彼呀？此是相对于彼来讲才是此，讲它是彼，是相对于这个此来讲，所以彼此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此就没有彼，没有彼就没有此，彼此是相互依赖的。我还要讲，此中还有彼，彼中也还有此，这个不太好理解，怎么定性呢？没法定性。这还不够，不仅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而且一变动起来，此会变成彼，彼会变成此，那你就更不能理解了，都已经定了性怎么还会变呢？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让彼此的定性、分离、对立拘束住了，这就是知识的结构。但是我们的智慧告诉我们，此和彼是分不开的，此中有彼，彼中有此，此可以变成彼，彼也可以变成此，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事物是不会变的，任何事物都在变动着，因此我们想问题就不能用一种静止的思维方式，一定要注意用一个变动的思维，或者说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

我们经常讲要是非分明、善恶分明，这当然对。可是，是和非、善和恶是分不开的。是里面也有非，非里面也有是，善里面也有恶，恶里面也有善。我说这样的话，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理解，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比较好理解，因为年轻人受的教育就是是非分明、善恶分明、彼此分明的，所以他就不能理解，觉得我这是在做文字游戏、语言游戏，或者再严重一点，觉得我是在搞诡辩，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所以我刚才讲的后面一种，此不能离

开彼，彼不能离开此，此中有彼，彼中有此，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国人思维的根本特点，就是说中国人有这样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过去我们在讲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因为我是搞哲学的，特别是在讲到中国哲学的时候，不给它套一个诡辩的帽子就不错了。就算我们肯定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们也要给它加一个限制词，叫朴素的辩证法，就是说它不够科学，现在我们要讲科学的辩证法，而这个是朴素的辩证法。为什么说是朴素的辩证法呢？因为我们是通过直觉的经验体会出来的，生活中有很多事例告诉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人们就会说这是一种直觉的、直观的，不是科学的，不是通过理性的方法发掘出来的，给人感觉好像不太理性。因为我们现在讲科学这个词，强调它是一种理性的产物，是理性的、逻辑的、推理的、分析的方法，通过定量、定性的检验，可以返回去验证的，又可以普遍适用的，这才是科学，其他的就不科学。

今天的经验告诉我们，坏人不是绝对的坏，坏人里面也有好人，好人也不是绝对的好，好人也是有缺点的。它就不能像前面说的那样。我们传统中非常重视辩证的思维方式。现代人把它贬低为朴素的辩证法，也不是那么推崇它了，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丢掉它，丢掉了它可以说也就丢掉了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是有非常高的智慧的，中国文化是非常高的一种智慧的文化，它不是把事物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更多地看到事物之间相互的关联，整个世界是个整体，世界中的每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而且每个部分里面永远包含着这个整体，并不是孤立的。

大家如果觉得不好理解，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大街上有没有足疗店？是有的。那你说大家去烫个脚有什么用啊？因为足底包含着我们全身的信息，全身的信息在足底上面都可以反映出来，通过泡脚可以把我们身体各部分都调理到。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有的医院给人手诊的？这也说明可以从手

上看到全身的信息。有没有听说过耳诊？通过耳朵也是可以看到全身的信息。你哪里不舒服了，拿个绿豆摁在那儿，然后拿个胶布粘上，它就慢慢调理你的内脏，你的身体慢慢就好了。所以脚底、手、耳朵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是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可以体现出一个整体的信息，既然包含着整体的信息，那怎么能够把它们割裂开来呢？

所以我经常讲，现在科学很发达，把人的肉体搞得四分五裂，你到医院去知道挂什么科吗？就是看个脑子的病还得分脑外科和脑内科，其实有时候脑子的的问题不一定是脑子本身的问题，可能是其他地方出了毛病，影响了脑子的功能。你心脏感到心慌的话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吗？那也不一定，可能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因为人是一个整体。现在研究说中医有个特点，它的疗法是X疗法，这个X疗法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交叉疗法，就是左病右治，上病下治，因为它是关联的，所以X疗法就是整体疗法，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左边出了问题可能要到右边看看，右边出了问题可能要到左边看看，上面出了问题要去下面看看，下面出了问题要去上面看看，当然这是一种描述，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说明了人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医，病人告诉你哪里不舒服，那你得去找这个病的性质，在中医里面这叫作四诊八纲。它是一个全面的判断，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判断这个病大致的部位，再通过八纲，也就是寒、暑、表、里、虚、实、阴、阳来给这个病定性，看是虚火上升还是实火上升。比如说上火，热会上火，吃得太饱也会上火，那么实火就要泄，虚火就要补，所以它有一个定位、定性的过程。不是说今天头疼，那就去做一个脑电图那么简单。所以知识的掌握，如果僵化了的话就只是一种知识，你具备很多知识而不会去运用的话，知识本身是不会告诉你这是个什么状况的，所以更需要你去灵活地运用这些知识，我认为这就叫作智慧。所以中国文化

根本的特征就是它是一种智慧学，不是一种知识学，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中国人的智慧，是世界第一。当然我们还是要坚持谦虚，另外也需要定量定性的分析，不是完全不需要，这里是就它的根本特点、特征来讲。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一定会有高度的总结。

我觉得近百年来我们对我们的文化认识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说成是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于是让我们对我们的文化根本失去了信心。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文化，没有哲学文化，哲学探讨的理性的东西，中国哪有呢？中国整天探讨的是要跟我们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宗教，没有哲学，科学更没有了。

科学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对所谓的物质世界的探索、探求，中国是没有的，中国过去历史上只知道伦理、道德等，没有西方式的那种对我们生存世界的探索。其实哪是没有呢？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认识。中国的文化在司马迁时代就总结得非常清晰，他说一切学问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究天人之际”，意思是研究天人之间的交流和关系，就是说我们要探究天和人的关系。那么这个天是什么呢？天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天地万物。那么人是生存在这个天地之间的，跟万物是一样的，跟万物也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整体。探究天人之际当然不只是探讨人自己了，我们还要探讨天地万物，怎么会没有研究天地万物的这种学说呢？另一个是“通古今之变”，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古今的变化，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当然这里我们可以扩大，包括天地万物的历史，也可以算在里面，但重点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以司马迁认为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个是探究人和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一个是探究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他说搞清楚这两个方面就可以“成一家之言”。我们要做学问就要做这两个方面，这就是中国的学问，我们离开这两个哪还有什么别的呢？没有了。

上面谈到的是天地万物和整个人类，如果非要再加一点的话，那就是人。当然这可能是我不自量力，想跟司马迁一块儿来说一说，那就是“明为人之道”，要搞明白做人的道理，可以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身心关系。刚才我讲的三句话不就把这些问题都包括在里面了吗？所以中国怎么会没有呢？只是我们自己没有明白，特别是现在讲的所谓的科学，就是物质世界的探求的问题。我这样讲是用了现在的思维方式来讲的，其实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天地人是没有差别的，不能把人和天完全分开，物质是物质，人是人，不能够这样分开的。我们常常讲的，大家大概也知道，就是天地是一个大人身，人身是一个小天地，就是说人和天地就像是一个人身一样，是一个整体。人有五脏六腑，天地就有水和石头，有草有木，是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道理，既可以去探究天地，也可以去探究人身，大人身和小天地是有共同的道理的，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就发挥出来了。所以中国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观念，我们用阴阳五行的道理去研究天地万物，也可以用阴阳五行的道理去研究整个人类社会，还可以用阴阳五行的道理去研究人的身体。中医就是用阴阳五行来讲我们的身体。社会其实也是一个小人身，整个宇宙也是一个阴阳五行的关系。当然，我必须讲清楚，中国人对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的认识，跟西方对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这里讲不一样，大家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这也是相对来讲的，或者说也是从一个主要方面来讲的。

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西方的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里也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基督宗教的世界观里，他们怎么来认识天地万物、人以及其他一切生命呢？他们总是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不是自己独立发展的，而是

受到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之外、之上的另一个世界的支配。也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的人类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的世界，这个神不是一般的神，而是一个造物主的神，或者是再加一个——救世主的神，是他创造了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也决定着我们人类世界的生存模式和发展趋势。所以它把世界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生存、生活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创造我们这个世界、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神的世界，所以它觉得是一个外在的决定力量来决定着我们现实的世界。在我们中国文化里，没有一个在现实之外的、之上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所以这个世界的一切变化是这个世界的自身来决定的，不是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决定的，一切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变化，自然而然地在那运转，是自我圆满的，自我不断地协调、调整的。所以一切生命都是在天地之间自生自长，或者说是自生自灭的，是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来支配它。

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它们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从这个世界的外面去找原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找原因呢？大家学过物理就一定知道，当年牛顿观察这个世界，他越观察，越深入，越觉得这个世界奇妙。他就想这个世界的运转不差分毫，怎么就那么精密呢？他不去想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而是想一定有个什么力量在支配它，所以他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提出了第一推动力，他想一定有个外在的力量在推动这个世界的发展。在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问，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切现象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地震了，发生海啸了，我们会问是谁让它发生地震、发生海啸了吗？不会。地球上的发展不平衡了，需要调整，那么就发生地震了。春秋时期的学者就说了，为什么发生地震呢？因为阳气在地下积蓄起来了，不平衡了，就“嘭”地发生地震了，阳气出来了，就可

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平衡，等到再不平衡了，再发生一次地震，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讲，地球是自我实现平衡的。它不平衡了，自己会想办法达到平衡，通过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来达到平衡。所以我们不从宗教的角度去看它，不从外面去找力量，而是要看到它内部是相互关联的，这个世界内部的一切都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关系来变化的。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中，有两句话就可以探究一切现象，包括物质现象、社会现象、身心现象。那就是“阴阳的相反相成，五行的相生相克”。这两句话非常简明，可以说把一切现象的表现都概括了，世界上哪有一个东西不是相反相成的呢？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两个相反的方面结合在一起才称之为一个什么事物。所谓两个相反的方面只是从平面来讲是上下左右，如果从立体来讲，还有前后内外。任何一个事物都必须具备前后左右上下内外才成为一个事物的，我们去找一个东西，说只有前没有后的，只有上没有下的，那就怪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不会是只有一个面的，一定是相反的两个面结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事物，这就叫作相反相成。比如说，山有山阴山阳，一阴一阳之谓道，没有阴阳不成为一个事物。这告诉我们看问题绝对不能孤立地看，要全面地看，做事情也要这样去思考。所以我们读的经典，《礼记》的第一篇《曲礼》里就有一句话，我们能够理解这句话，那么应该就具有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句话是“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就是说你爱得要死也要看到它恶的那一面，憎恨得要命也要看到它好的那一面。这是说爱憎分明不是那么简单，要看清楚它里面含有很复杂的关系。要理解这句话确实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必须要有一种中国人的智慧，才能把它理会清楚。这并不是说不讲定性的，而是说这个定性里又只是相对的。所以阴阳相反相成，这是中国人最有智慧的一句话，它揭示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真实情况。

把这句话稍微再扩大一点，就要加上相辅相成，因为事物的发展还需要